

## 马来西亚 1999 年选举的中国因素

孙天美

**摘要:** 马来西亚于 1999 年举行第十届选举前约一周, 中国总理朱镕基应首相马哈迪之邀到访马来西亚, 两人并共同见证历经 7 年争取在马来西亚复办的“中国银行”, 签署复办备忘录。一年前, 马来西亚前副首相安华遭马哈迪开除后引发“烈火莫熄”示威活动, 使得马来社会对执政党的支持分裂为支持马哈迪和支持安华。马哈迪显然有意利用朱镕基对执政党的友善, 以获取对中国有某种程度“祖国情节”的华人因朱镕基的态度在选举时票投执政党, 抵消马来社会的选票分裂。不过马哈迪此举已是公然邀请中国介入马来西亚政治, 对国家主权的独立性是为一威胁。本文援用两阶段决策模式的“多元启发论”却发现, 马哈迪此举并未为了维护政权利益, 完全牺牲国家利益。

**关键词:** 马哈迪; 选举; 中国牌; 多元启发论

**作者:** 孙天美, 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 现为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媒体新闻系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马来西亚与中国关系、马来西亚外交政策、族群政治、华人身份认知、国族认同等。邮箱: [tbsoon@yahoo.com](mailto:tbsoon@yahoo.com)。

**Title:** China Factor in the 1999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

**Abstract:** One week before the tenth Malaysia general election, China Premier Zhu Rongji visited Malaysia at the invitation of Prime Minister Mahathir. Both leaders subsequently witnessed the signing of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on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Bank of China” in Malaysia. In fact, for over seven years, the Bank of China had worked to reopen business in Malaysia. A year earlier, Mahathir had dismissed his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war Ibrahim. Anwar later led the Reformasi movement to topple Mahathir. This

resulted in dividing the Malay community into the pro-Mahathir and pro-Anwar camps. Apparently, Mahathir tried using the Malaysian Chinese “motherland issue”, to draw Zhu’s positive response as a way to win the Chinese votes to offset the divided Malay’s support. Mahathir’s strategy can be regarded as inviting a foreign power, namely China, to intervene in domestic politics, thus undermining the country sovereignty. This article adopted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a two-stage decision-making model and found that Mahathir did not sacrifice national interest in order to safeguard his regime power.

**Key words:** Mahathir; election; China card; poliheuristic theory

**Author:** Dr. Soon Thean Bee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he gained her Doctorate degre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Malaysia-China relations, Malaysia’s foreign policy, ethnic politics, Chinese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Email: [tbsoon@yahoo.com](mailto:tbsoon@yahoo.com)

1999年11月24日，历经7年争取在马来西亚复办的“中国银行”，终于在马来西亚第四任首相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朱镕基的见证下，由中国人民银行和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在吉隆坡签署谅解备忘，抵定复办<sup>1</sup>。3天后，马来西亚举行第十届选举。尽管占投票人口近七成的马来选票，因为遭马哈迪开除的副首相安华（Anwar Ibrahim）发动反对马哈迪政权的“烈火莫熄”（Reformasi），出现支持马哈迪和安华阵营的分裂现象，但在华人选票没有大量流失之下，原执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非但连任成功，也守住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马哈迪在马来西亚竞选期间没有取消朱镕基的到访，显然就是利用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的祖国情结，在朱镕基这个大家长之一对马来西亚展示善意后就票投执政党。马哈迪这样的行径等同公然邀请外国势力影响国内政治事务，尤其还复办曾经在东姑阿都拉曼时代被政府视为对国家安全具威胁的中国银行。表面上，马哈迪此举似乎是为了赢得选举以维护自身和国阵政权，牺牲国家利益，但

---

1 星洲日报：《全面拉近金融文化合作联击 马中签署3协议备忘录》，1999/11/24，第1页。

事实是否如表面所见，本文采取 Alex Mintz 提出的“多元启发论”（Poliheuristic Theory），分析马来西亚决策精英在此事的决策过程，以取得一个答案。

## 一、何谓多元启发论？

多元启发论是一个试图连接外交决策理论领域两个主导模式，即理性行为者模式和认知模式的决策模式<sup>2</sup>。理性行为者模式主张国家是由理性和有远见的领导人领导，决策时依据预期效应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也即是极大化政治选择的预期收益。决策前，决策者事先评估决策方案的优劣利弊，再从中挑选承袭过去和未来、带给国家价值极大化、成本极少化的方案。认知模式主张国家决策者受到主客观环境限制时，面对决策方案的价值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虽然也会分析所有决策方案的利益得失，但却是透过经验法则做出最终判断，是有限的理性。多元启发论认为两种决策模式都仅解释决策的一个面向，理理性行为者模式解释决策是“如何”（how）形成，认知模式仅回答“为何”（why）形成<sup>3</sup>，两者都无法完整解释决策过程从无到有的过程。为了弥补两者的缺失，Alex Mintz 和 Geva Nehemia 因而提出“多元启发论”。

### 政治面向的重要性

多元启发论推翻政治人物决策是以国家利益做为决策原则的假设，认为外交决策的关键要素（the essence of decision）是国内政治。由于决策者在政治上存活的可能性，端赖国内政治的发展，如民调和选举时取得的支持度、对手和党员对他们领导地位的挑战等，因此决策者做政治决策时，最先考量的是公众的支持及认同，

2 Mintz, Alex: “How Do Leaders Make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2004, P.3-13.

3 Mintz, Alex, and Nehemia Geva: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in *Decision making on war and peace: The cognitive-rational debate*, eds. Nehemia Geva and Alex Mintz,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7, P88-101; Mintz, A., Geva, N., Redd, S., & Carnes, A.: “The Effect of Dynamic and Static Choice Sets on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An Analysis Using the Decision Board Platfor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3, 1997, P553-566.

因为决策者的政治声望高企或下降，是他们政治权力稳当性的指标，是一个非补偿性的原则<sup>4</sup>。对决策选项方案后果的认知，是决策者决策时的关键。不过，这并不代表决策者完全无视或忽略国家利益，因为决策中政权利益和国家利益基本上是互补的。倘若决策者完全忽略考量国家利益，选民一旦发现自身权利因为国家利益被牺牲受到侵害时，决策者的政权一样也会被选民唾弃。因此决策者在外交决策时，国家利益必然是决策者决策的一环，但并非如现实主义认知的唯一考量<sup>5</sup>。

多元启发论认为决策者决策会经过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决策者采取非整体性（nonholistic）和非补偿性原则，透过政治为唯一的面向基础（dimension based）评估所有方案，再从选择集合（choice set）中剔除不符合面向标准的方案，纵使相关方案能给国家带来最大利益但却对政权造成伤害，也一样会被放弃。在决策的第二阶段，则是在第一阶段留下来的决策选项中，选择最能极大化国家利益的选项。

尽管如此，却有一种特殊状况是决策者做决策时是仅依据国家利益做考量。一般上，决策者在外交决策时会率先将相关外交事件，分辨为会形成关键选民高显著性（high salience）或低显著（low salience）事件。若是前者则采多元启发论主张的两阶段决策，若为后者则无需考虑会造成国内政治后果的因素，径自做出可以为国家带来极大化利益的决策。不过关于高显著者和低显著的测量标准是难以被量化的，一般上仅是决策者透过不同事件的相对性，自由心证选民对特定事件决策结果的反应<sup>6</sup>。

---

4 Mintz, A., Geva, N., Redd, S., & Carnes, A: "The Effect of Dynamic and Static Choice Sets on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An Analysis Using the Decision Board Platfor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3, 1997, P553-566.

5 Mintz, Alex: "How Do Leaders Make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3, 2004, P13.

6 Oppermann, Kai: "Delineating the Scope Conditions of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he Noncompensatory Principle and the Domestic Salience of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0, No. 1, 2004, P23-41.

## 二、马来西亚与中国关系

马来西亚和中国于 1974 年建交后，对后者的态度并未因此从早年的敌视态度转为友好，主要因为中国拒绝在联合公报中，承诺放弃对马共的支持，建交后马来西亚仍旧视中国为国家最大的威胁<sup>7</sup>。建交前后唯一的差别仅在于拉萨和继任的胡先翁，不再如同东姑阿都拉曼时代公开指责中国是马来西亚国家安全的威胁，但两任首相的作法则是把两国的互动减少到最低的程度。直到 1989 年 12 月 2 日，马共在泰国分别与马来西亚和泰国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同意停止叛乱行为后<sup>8</sup>，马中关系才开始展现友好。

马哈迪对中国态度转变，除了因为马共的威胁解除，也因为马哈迪认为提高马来西亚经济利益可以确保他的政权永续<sup>9</sup>。在这当中，改善土著经济地位为重，扩大经济大饼让非土著瓜分为次，中国的庞大市场自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马来西亚所不能忽视。为了向中国表达善意，马来西亚率先移除可能对双方经贸关系造成影响的障碍，如 1990 年废除马来西亚人到中国旅游的禁令、1993 年取消个人到中国投资的限制等<sup>10</sup>，马哈迪更拒绝跟随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起舞，在 1993 年拜访中国总理李鹏时，明确表达认同李鹏的“中国不会有威胁”的说法<sup>11</sup>；之后更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于 1994 年访马时重申“中国绝非马来西亚敌人”<sup>12</sup>。此外，马哈迪也认为，如果能把区域内的国家集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区域组织，

7 Kuik, Cheng-Chwee: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No. 30, Vol. 2, 2008, P159-185.

8 在马共意图透过武力建立共产马来亚的这段期间，共有 1,800 名马来西亚安全人员和平民百姓因马共的攻击死亡，马共方面有 6,000 人死亡、1,000 人被逮和 2,000 人自首（Berita Harian: 1989）。

9 Kuik, Cheng-Chwee: “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 Asymmetry, Proximity, 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2013.

10 Storey, Ia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a: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2011.

11 星洲日报：《马哈迪李鹏会谈认同中国不会有威胁》，1993/6/15，第 1 页。

12 光华日报：《马哈迪：中国绝非大马敌人 江泽民：华迎大马人赴华投资》，1994/11/13，第 1 页。

未来就能和西方势力平起平坐，无需再受到西方国家的干预。马哈迪在 1990 年 12 月提出建立“东亚经济核心会议”（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ing, EAEG），属意日本或中国扮演这个“禁止白人国家”加入的区域组织领袖。但与美国交好的日本却因为马哈迪的“禁止白人国家”论相当尴尬，迟迟未有正式回应接受马哈迪的建议<sup>13</sup>，反之 1993 年江泽民访马时，却明确表达对“东亚经济核心会议”的支持（南洋商报，1993），尔后中国也经常肯定马哈迪的各种言论和建议，例如要求联合国检讨世界人权宣言、马来西亚不畏欧美强权在人权课题上施压的态度等，及至中国在 1997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后坚持不贬低汇率，使得马来西亚已重创的币值不至于雪上加霜，马来西亚自此和中国越行密切<sup>14</sup>。

### 三、选举前的马来西亚国内背景

1999 年 11 月 10 日，马来西亚宣布解散第九届国会，第十届全国选举投票日较后订于 11 月 29 日。尽管当时马来西亚经济已从 1997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强劲复苏，但这场选举却因为“安华

---

13 Furuoka, Fumitaka: “Malaysia-Japan Relations under the Mahathir Administration: Case Studies of the ‘Look East’ Policy and Japanese Investment in Malaysia,” *Asian Survey*, Vol.47, No. 3, 2007, P.505-519.

14 Saravanamuttu, Johan: “Malays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ahathir Period, 1981-1995: An Iconoclast Come to Rule,”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No.1, 1996, P1-16.

事件”<sup>15</sup>、公正党<sup>16</sup>的成立和替阵<sup>17</sup>形成的挑战，对执政党不见得有利益。马来社会对于“安华事件”的激烈反应，使得巫统在马来社群中的支持度出现分裂，国阵深知若要在下届选举中稳定政权，就得积极争取华人选票。相对于马来社会在“安华事件”上的激裂反应，华人社会的表现普遍冷淡<sup>18</sup>。华人有如此的表现，主要原因为二：（一）他们认为“安华事件”和“烈火莫熄”运动是马来人社会课题；（二）安华于 1980 年代末担任教育部长时期，在处理华教课题上被视为有使华教变质的意图，甚至引发政府逮捕参与“茅草行动”<sup>19</sup>的支持华教示威者，许多华人自此对安华埋下深刻的不满。按马来西亚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结构显示，1990 年的马来西亚约有人口 1500 万人次，马来人占 57.8%（约 843 万人次），华人占 29.1%（约 423 万人次）<sup>20</sup>，只要华人选票不分裂，国阵政权就

15 1998 年 9 月 1 日晚上，马哈迪宣布开除副首相安华的职务，指控他涉嫌贪污及进行不正当性行为。被革职后的安华，与支持者发动名为“烈火莫熄”（Reformasi）的示威活动意图罢免马哈迪，安华并在全国各地展开演讲指控马哈迪贪污、朋党主义和裙带关系。安华是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之间政府推动亲马来人政策的推手，因而成为马来社会宠儿，在“烈火莫熄”运动中获得以马来人为主的群众参与响应，其中许多是年轻和在此之前对政治冷漠之人。Weiss, Meredith L: “The 1999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s: Issues, Insults, and Irregularities.” *Asian Survey* 40(3), 2000, P413-435.

16 安华的入狱，引起马来社会更进一步的不满。其夫人旺阿兹莎（Wan Azizah Wan Ismail）于 1999 年 4 月 4 日趁势成立以跨族群福祉为诉求目的的“公正党”，较后公正党、伊党和行动党结成联盟关系，以在第十届选举中挑战国阵的执政权。

17 公正党、伊党和行动党结成的政党联盟。

18 Chin, James: “A New Balance: The Chinese Vote in the 1999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Vol. 8, No.3, 2000, P281-299.

19 1987 年 10 月安华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政府委派了不谙华文的教师到华文小学，担任包括校长在内的四个行政高职，让华教人士担心此举将引发华小变质。由于兹事体大，马华、民政党和行动党三个华基政党首度放下政治上的歧见，跨党派联合民间团体发动华小罢课抗议行动。尽管政府同意与华社协商后罢课行动就已取消，但安华却煽动巫统青年团召集万人大会谴责罢课行动的领导人，间接引发马哈迪以种族关系为由，展开逮捕涉及此次事的各族群人士逾百人，并勒令华、巫和印各一家报馆停刊，史称“茅草行动”。虽然下令逮捕的是马哈迪，但整起事件的始作俑者为安华，华社对安华的心结于此结下。

20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18. “Key Statistic of Population & Demographic.” in <https://www.dosm.gov.my/v1/index.php?r=column/>

将无虞。

#### 四、选前的马中高官互访

1999年8月18日至20日间是马哈迪就任首相以来第五度访中。官方宣称此行是为加强双边贸易及投资关系，同时也为庆祝马中两国邦交25周年。无论是这趟访问前、期间或后，坊间都纷纷猜测马哈迪是否会如同拉萨于1974年官访中国后，宣布解散国会举行第十届大选，以赢取华裔选民支持<sup>21</sup>。马哈迪在结束中国访问后表示，此趟官访并非为了选举布署，至于是否会在返抵国门不久后就解散国会举行大选，他则称“还没有灵感，不知是否该学拉萨那样”，不过他却肯定拉萨当年的作法“适合当时情况”<sup>22</sup>，因为拉萨当年与中国建交返国后，在经过民调确定当时选情对国阵有利后，才宣布解散国会<sup>23</sup>。值得一提的是马哈迪此趟官访，“中国银行”在马来西亚复办的课题都一再被马中驻外官员或马来西亚华裔商人提及<sup>24</sup>。

#### 朱镕基访马

马哈迪于8月20日结束中国官访后，同年11月10日宣布解散国会，投票日则定在19天后的11月29日。选前8天，朱镕基应马哈迪之邀到马来西亚进行5天4夜官访，时机的敏感性引起侧目。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在朱镕基抵马前，公开抨击政府刻意在朱镕基到访的日期前解散国会，利用朱镕基打“中国牌”争取华人

---

cone&menu\_id=Tk81Y1BDQ1VyQ3JaZnhPUGNoNEVvZz09. Last Accessed 05 August 2011.

- 21 光华日报：《访华后是否解散国会？首相访华之旅猜测多》，1999/8/14，第4页。
- 22 光华日报：《首相昨结束中国行前声称 访华非为大选》，1999/8/21，第8页。
- 23 Baginda, Abdul Razak: China-Malaysia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2016.
- 24 光华日报：《首相今签署3备忘录 会朱镕基料谈中行事》，1999/8/19，第8页；星洲日报，1999c，南洋商报：《驻马大使关登明希望首相访华落实中国银行复办》，1999/8/1，第A5页。《张征雄盼首相捎来惊喜 期待中国银行复办》，1999/8/17，第15页。

选票，并称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利用外国领导人直接或间接涉及马来西亚的选举，极度不恰当<sup>25</sup>。朱镕基抵马后声明无意干涉马来西亚选情<sup>26</sup>，而是3个月前马哈迪访中时对他提出邀请时就把日期订在这个时候，而马哈迪在马来西亚解散国会后也未要求他取消行程，他才按照原先约定的日子前来<sup>27</sup>，他并表示在马来西亚官访期间阅报时故意不读与马来西亚选举相关新闻<sup>28</sup>。朱镕基在5天4夜的访马行程中也确实未曾对马来西亚选情发表过任何的意见和看法，但官访前后马来西亚中文媒体都大幅报导朱镕基对马来西亚的看法，例如抵马前一天，媒体报导朱镕基称“两国有广泛共识，马中关系发展势头好”<sup>29</sup>、抵马后与马哈迪会面时表示“马中关系，近年处于最好时期”<sup>30</sup>，并称竞选期间访马才能显视两国关系的弥足珍贵<sup>31</sup>。朱镕基也不忘肯定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表现<sup>32</sup>及宣布支持马哈迪改革国际金融体制<sup>33</sup>。朱镕基对马哈迪和国阵政府的赞誉有佳，俨然化身超级助选员。与此同时，马中双方讨论长达7年、比马中建交谈判仅10个月还多好几倍的“中国银行”在马来西亚复办一事，也在马哈迪和朱镕基的见证下签署了复办备忘录<sup>34</sup>。

中国银行原来早于1939年已在马来土地成立首家分行，尔后更扩展至4家。1959年马来亚国会通过“联邦银行法”修正案，

25 中国报：《林吉祥抨击国阵 利用朱镕基拉票》，1999/11/17，第13页。

26 光华日报：《一概不看大选报导 朱容基免说漏嘴》，1999/11/25，第10页。

27 星洲日报：《朱镕基：大选期间抵访更显珍贵 马中重亲友好关系》，1999/11/25，第1页。

28 光华日报：《一概不看大选报导 朱容基免说漏嘴》，1999/11/25，第10页。

29 星洲日报：《朱镕基：两国有广泛认识 马中关系发展势头好》，1999/11/22，第3页。

30 星洲日报：《朱镕基：马中关系 近年处于最好时期》，1999/11/24，第2页。

31 星洲日报：《朱镕基：大选期间抵访更显珍贵 马中重亲友好关系》，1999/11/25，第1页。

32 南洋商报：《成功克服经济危机 朱镕基指大马方向正确》，1999/11/24，第A1页。

33 南洋商报：《朱镕基支持马哈迪 改革国际金融体制》，1999/11/25，第A2页。

34 星洲日报：《全面拉近金融文化合作联系 马中签署3协议备忘录》，1999/8/1，第1页。

规定逾 50% 的资本及大多数董事都由外国政府委任的银行，必须在法令实施之日起 3 个月内停止营业，因为这类型的银行在扩展活动时，或对马来亚经济安全及政治的独立性产生威胁。当时全马来亚境内仅有中国银这个中国政府对外的金融机构触犯这条法令<sup>35</sup>。直至 1992 年 10 月，基于马中两国经贸的快速发展，适逢中国银行高层代表团拜访时任首相马哈迪和时任财政部长安华，提出复办中国银行的意愿。两国自此经过 7 年的商议，双方国家领导人也对中国银行复办展示正面立场，但无论马来西亚商人以至中国驻马大使随后如何再三的催促<sup>36</sup>，中国银行在马来西亚的复办却仍只闻楼梯响，直到朱镕基 1999 年 11 月访马时，马哈迪才在款待朱镕基的晚宴上宣布，两国领导人将在日内见证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sup>37</sup>。

## 五、两阶段决策

马哈迪在第十届全国选举前 8 天邀请朱镕基官访马来西亚，并且在朱镕基官访期间确定华裔期盼已久的“中国银行”的复办，操纵对中国仍有血源祖国或文化祖国想像的华裔选民的意图明显。此外马哈迪此举，也很难不令人联想到马哈迪有意模仿拉萨 25 年前利用与中国的关系，获取得华人的选票支持。马哈迪历来习以把中国和马来西亚华人并列为同一个共同体，但与此同时，华人又是英国以外另一个强取豪夺马来人资源的掠夺者<sup>38</sup>，马哈迪邀请朱镕基在马来西亚选举期间到访和允许中国银行设立，在当下若按东姑阿都拉曼当年的观点，堪称是引清兵入关。此举即制造机会让马来西亚华人和中国未来在马来西亚里应外合，中国也可能透过银行业务

35 Baginda, Abdul Razak: *China-Malaysia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2016.

36 南洋商报：《驻马大使关登明希望首相访华 落实中国银行复办》，1999/8/1，第 A5 页；星洲日报：《张征雄盼首相捎来惊喜 期待中国银行复办》，1999/8/17，第 15 页。

37 星洲日报：《全面拉近金融文化合作联系 马中签署 3 协议备忘录》，1999/8/1，第 1 页。

38 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 Dilemma*.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70.

的扩展，操控马来西亚经济夺取马来土地和原本属于马来人的一切财产，继而影响政治独立性。

马哈迪的这个做为，表面上看似是为了个人维系政权利益和政党利益，牺牲马来西亚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不过纵使为了政治人物的政权利益和政党利益，也必须达到某种程度的国家利益为其基础，否则仍旧会为选民识破，使得政权利益和政党利益也无法得益。因此若透过多元启发论检视马哈迪的决策过程，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葬送国家利益。“多元启发论”主张决策者在做决策时，先排除不利政权永续的选项，再考虑在剩余的选项中，选择对国家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案者，使政权和国家利益同时都有被维护。就朱镕基选战期间官访马来西亚，本文认为决策选项至少有 4 个，以下分析：

- A 选项：宣布朱镕基官访马来西亚是为了帮马哈迪 / 巫统 / 国阵站台
- B 选项：暗示朱镕基官访马来西亚是为了帮马哈迪 / 巫统 / 国阵站台
- C 选项：按一般国家领导人到访的规格与朱镕基互动，不做任何解释
- D 选项：否认朱镕基官访马来西亚是为了帮马哈迪 / 巫统 / 国阵站台

**表 1：朱镕基到访的决策选项**

选项	属性	
	政权利益	国家利益
A	有	无
B	有	无
C	有	有
D	无	有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以“多元启发理论”的原则而言，决策者做决策经过第一阶段按“非补偿性原则”，删除纵使能帮国家带来最大利益却对自身政权无益的选项；第二阶段则以国家利益为最大依归，选择能为国家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案。在这 4 项选项中，3 个选项仅符合一种利益：A 选项和 B 选项都仅符合政权利益、D 选项仅符合国家利益。

C选项则同时符合政权利益和国家利益(表1)。很显然的,按多元启发论的原则,这些选项中仅有C选项被保留至第二阶段,其他3个选项都在第一个阶段被剔除了。尽管D选项看似对国家最有利,但如此宣布或会断送确实因为“祖国”领导人的加持,才决定支持国阵的那一些对中国仍有很高效忠度的中老年华裔,和对中国有好感的年轻华裔,因此对政权利益无利,此外这样的宣布也有欲盖弥章之嫌,也可能招至一些游移选票的反感。A选项和B选项仅有展示意义上的差别,但都等于承认马哈迪/巫统/国阵的马来西亚华人政策,不足以赢取广大的华裔社群支持,才需要华裔的“祖国”中国肯定或加持协助选情。马哈迪政府若做出这样的表示,或许能取得许多华裔的选票,毕竟马来西亚华裔历来对“马来人特权”、对华文教育不友善等的政府政策颇为反感,但马哈迪也真正开了马来西亚的大门,让中国从此有个正当理由干预马来西亚的华人政策,影响马来西亚主权的独立,这种现象已然伤害国家利益,甚至可能演变为马哈迪最厌恶的另一种殖民形态。唯一同时符合政权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就只有选项C了。马哈迪/巫统/国阵政府官员,在朱镕基官访马来西亚期间行礼如仪的和朱镕基的互动,朱镕基在马来西亚选战期间来访是否为了助国阵政府一臂之力,则让大家自行想像和发挥。不过,朱镕基到访时机确实太过敏感,一般华裔选民通常会解读为中国是为了帮马哈迪和国阵政府助选而来,以对中国具有血缘祖国和文化祖国认同的部份马来西亚华裔,看到“祖国”总理前来助阵,似乎也就没有拒绝支持国阵政府的理由了。此外,马哈迪政府没有公开明示暗示朱镕基来访马来西亚是为了给国阵助选,也让马来西亚政府未来在面对中国意图干预马来西亚内政时,有辩白和拒绝的空间,例如可以辩白说由于朱镕基并未因为马来西亚在选战期间,自行取消访问的行程,马来西亚又怎好意思拒绝区域强权领导人的来访呢?

## 六、小结

马哈迪在自身政权/巫统/国阵政权在1999年受到史上最严峻的挑战,必得靠国内仅占约两成半的华人选票维系政权之时,巧妙的使第十届全国选举的投票日订于朱镕基到马官访约一个礼拜后,并在此时签署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翘首以待的中国银行在马

复办的备忘录，是国阵历来吸取华人选票前所果见的高超战略。1999 年第十届选举结果，马哈迪成功维系国会三分之二多数，但巫统所得的 37.3% 议席却比 1995 年第九届全国选举的 46.4% 下跌 9.1%；马华从 15.6% 下跌 1.1% 至 14.6%，民政所得议席持平，都是 0.4%。尽管马华和民政的议席并没有因此提高，但马哈迪成功阻止马华和民政的支持率大量流失，也是一种成功，因为如果此回选举马华和民政的议席都如同巫统大幅下跌，国阵政权在马来西亚只怕将难以维系。

无论如何马哈迪在这场选战中，成功的让中国的领导人在华裔选民的想像中视为帮国阵站台，并充份利用中国银行在马复办的课题取得华裔选民的认同，马哈迪在政坛上的高超手段由此可见。国阵得以在 1999 年选举中继续执政固然有许多因素促成，朱镕基来访和中国银行复办仅是其中一项因素，只不过马哈迪政府能够在这起事件上兼顾政权利益时及国家利益，确实不易。至于华人对中国的“祖国情节”为何影响在 1999 年选举中，影响他们的投票行为，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了。

## 参考文献

1. 光华日报：《马哈迪：中国绝非大马敌人 江泽民：华迎大马人赴华投资》，1994.11.13。
2. 光华日报：《访华后是否解散国会？首相访华之旅猜测多》，1999/8/14。
3. 光华日报：《首相昨结束中国行前声称访华非为大选》，1999/8/21。
4. 光华日报：《首相今签署 3 备忘录会朱镕基料谈中行事》，1999/8/19。
5. 光华日报：《一概不看大选报导 朱镕基免说漏嘴》，1999/11/25。
6. 南洋商报：《驻马大使关登明希望首相访华 落实中国银行复办》，1999/8/1。
7. 南洋商报：《成功克服经济危机 朱镕基指大马方向正确》，1999/11/24。
8. 南洋商报：《朱镕基支持马哈迪 改革国际金融体制》，1999/11/25。
9. 南洋商报：《对中国银行复办 朱镕基不想多说》，1999/11/25。

10. 星洲日报: 《马哈迪李鹏会谈认同 中国不会有威胁》, 1993/6/15。
11. 星洲日报: 《全面拉近金融文化合作联击 马中签署 3 协议备忘录》, 1999/11/24。
12. 星洲日报: 《张征雄盼首相捎来惊喜 期待中国银行复办》, 1999/8/17。
13. 星洲日报: 《朱镕基: 大选期间抵访更显珍贵 马中重亲友好关系》, 1999。
14. 星洲日报: 《朱镕基: 两国有广泛认识 马中关系发展势头好》, 1999/11/22。。
15. 星洲日报: 《朱镕基: 马中关系 近年处于最好时期》, 1999/11/24。
16. 星洲日报: 《全面拉近金融文化合作联系 马中签署 3 协议备忘录》, 1999/8/1。
17. 星洲日报: 《中国总理朱镕基见证 马中中行将签备忘录》, 1999/11/23。
18. 中国报: 《林吉祥抨击国阵 利用朱镕基拉票》, 1999/11/17。
19. Baginda, Abdul Razak. *China-Malaysia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2016.
20. Berita Harian. 1989. "CPM Letak Senjata Cara Rasmi." December 3, p.1.
21. Chin, James: "A New Balance: The Chinese Vote in the 1999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Vol. 8, No. 3, 2000.
22.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Key Statistic of Population & Demographic," [https://www.dosm.gov.my/v1/index.php?r=column/cone&menu\\_id=Tk81Y1BDQ1VyQ3JaZnhPUGNoNEVvZz09](https://www.dosm.gov.my/v1/index.php?r=column/cone&menu_id=Tk81Y1BDQ1VyQ3JaZnhPUGNoNEVvZz09).
23. Furuoka, Fumitaka: "Malaysia-Japan Relations under the Mahathir Administration: Case Studies of the 'Look East' Policy and Japanese Investment in Malaysia," *Asian Survey*, Vol. 47, No.3, 2007.
24. Kuik, Cheng-Chwee: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2, 2008
25. 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 Dilemma*.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70.
26. Mintz, Alex, and Nehemia Geva: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in *Decision making on war and peace: The cognitive-rational debate*, edited by Nehemia Geva and Alex Mintz,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7.

27. Mintz, A., Geva, N., Redd, S., & Carnes, A.: "The Effect of Dynamic and Static Choice Sets on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An Analysis Using the Decision Board Platfor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3, 1997.
28. Mintz, Alex: "How Do Leaders Make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2004a.
29. Oppermann, Kai: "Delineating the Scope Conditions of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he Noncompensatory Principle and the Domestic Salience of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0, No. 3. 2014.
30. Saravanamuttu, Johan: "Malays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ahathir Period, 1981-1995: An Iconoclast Come to Rule"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No. 1. 1996.
31. Storey, Ia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a: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2011.
32. Weiss, Meredith L.: "The 1999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s: Issues, Insults, and Irregularities." *Asian Survey* Vol. 40, No. 3, 2000.